

世界短篇

主 编：柳鸣九 编 选：郅溥浩



# 阿拉伯卷

小说精品文库



海峡文艺出版社



# 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



## 阿拉伯卷

主编：柳鸣九 编选：鄧溥浩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

阿拉伯卷

柳鸣九 主编

郑溥浩 编选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福州西洋路 4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27.375 印张 4 插页 657.7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80534-879-0

1·774 定价: (平) 34.40 元  
(精) 40.4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 总序

柳鸣九

当我们为短篇小说这一种几乎在任何国家都有的文学体裁形式，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文库，并对它作若干万史回顾与概括说明的时候，并不认为有必要为这个文库找出一个共同的最初的源头。在文化研究领域里，一种企图找到始极之源的意向与冲动是屡见不鲜的，然而，任何比较文学的学者要为某种文学形式找出一个发源地，其不明智的程度并不下于一个人类学家企图证明世界上的人类都起源于某一个山涧。

当然，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学形式与文学题材之间的互相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以近代的最早一个短篇小说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而言，它就曾对其他国家短篇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古兰西这一个短篇小说后来高度发展的国家里，《十日谈》也直接助产了它近代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七日谈》。直到19世纪，《十日谈》的格式、经验与魅力，还促成了小说巨匠巴尔扎克写作出不无效颦性的《都兰趣话》，而《十日谈》本身，也是接受了外来影响的结果，它那故事套故事的框架式叙事结构以及有的故事题材，的确都直接来自阿拉伯10世纪到14世纪编写成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至于《一千零一夜》，则又与古代印度文学有关，印度的故事集《五卷书》早在6世纪至8世纪相继译成了中古波斯语、古叙利亚语与阿拉伯语，在

这部故事集里，框架式叙事结构早已存在了，其对阿拉伯文学的影响可想而知。

尽管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个明显的链式反应的例子，但如果说世界的短篇小说最初就是起源于印度，那就如同说古希腊宙斯的神话故事起源于中国天帝的神话、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史诗起源于黄帝与蚩尤大战的故事一样悖谬。19世纪以来，文化艺术领域里已形成强大传统的社会历史研究，早就多次证明了决定任何文学艺术形式、内容与风格的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本民族、本时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土壤之中，外来的影响往往只起诱发剂或催化剂的作用，特别是与文学基本规律有关的文学形式、文学体裁以及创作经验，往往都是一定发展阶段中水到渠成的结果，即使没有外来的影响与旁系的借鉴，终于也会从本土中破土而出。

世界短篇小说虽无共源，但其产生与发展却有大体相同相似的共律。关于各民族的英雄史诗的产生规律，文学史家们都已经有了定论，对于长、短篇小说产生发展的规律却往往略而不顾或语焉不详。在人们的印象里，短篇小说作为叙述文学的一种形式，似乎不言而喻就是长篇小说的前身与雏形，但是，这里有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反证：在法国16世纪，当一部规模宏大、叙述艺术成熟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于1534年问世的时候，法国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七日谈》的作者纳瓦尔王后还没有动笔写她的短篇，何况她以后成书的这个集子在叙述艺术经验的丰实与成熟上，显然与《巨人传》不能相比。这个事例足以说明，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最初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两条不同的轨迹上进行。如果此说尚能成立的话，那末可以说长篇小说作为大规模散文体叙述文学的形式，是从古老的诗体叙述文学的形式英雄史诗演变而来，而短篇小说则直接从最初的小故事、小笑话而来，前者是民族生存斗争的产物，后者是群体日常现实生活的产物，两者都扎根于本民



族的土壤之中。

这两种最古老的叙述文学的形式，~~不论是英雄史诗，还是小~~故事、小笑话，最初都经历过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漫长年代，往往是在好几世纪之中才逐渐定型而后才成文成书的；即使成文成书之后，也有一个不断修定与编定的过程，而口头流传又要求便于吟唱与讲诵，因此，不论是古老的史诗与古老的小故事、小笑话都是诗体韵文。本来，篇幅短小的小故事、小笑话，比篇幅宏大的史诗应该更易于“制作”、也更易于流传，但文学史上的定型的、成熟的史诗却比定型的、成熟的小故事、小笑话出现得更早。这种矛盾现象似乎难以理解，但其根源却正好是在其两者内容的重与轻、规模的大与小、篇幅的长与短的差异之中。史诗的内容是民族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流传过程中，编订较少受传诵者随意性的干扰，而且因为它们与领主们的业绩有关，游吟传诵者从一个城堡到一个城堡可以传受领主的款待与恩惠，而形成了一个相对“专业化”的媒介群体，并具备吟唱传诵的一定规范与程式，这当然很有助于某一史诗的流传与定型。小故事与小笑话则不同，它产生于市井的笑谈之中、乡村的劳作之余，它也许产生后顷刻间化为一笑，再也无影无踪，也许能不胫而走一段时日再消亡，也许就幸运地传诵下来了，没有像蚍蜉那样朝生暮死，但在流传过程中，传诵者谁都可以随意作若干修改，这些都显然不利于小故事、小笑话的定型与成熟。两个古老的源头有此差异，这就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成熟的长篇小说先于成熟的短篇小说的现象。

不论史诗还是小故事，都有吟唱传诵发展到书写成文的过程、从听发展到读的过程，这一发展变化，是后来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产生的最远的第一个前提条件，由于有了这个最先的变化，自然就有后来的第二变化，即不论是长篇叙述文学还是短篇叙述文学，都摆脱韵文诗体而采用散文，这就更成为了长篇小说与短篇

小说产生的直接前提了。当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完成以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就汇合成为统一的散文体叙述文学，尽管它们古老的源头与发展过程有所不同。于是，叙述文学中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愈来愈只有篇幅上、规模上的差异了，它们各自在叙述艺术上积累的经验与所运用的技巧，往往都成为了双方共同的财富。而对于小说家来说，写长篇小说与写短篇小说，也不过是从事性质相同的、只不过规模不一样的劳作而已。

对世界短篇小说的发展而言，欧洲的文艺复兴无疑是一块里程碑。如果文艺复兴时期以前是世界短篇小说的史前时代的话，那末从文艺复兴起，短篇小说开始了自己真正的历史。那末，在世界短篇小说真正的发展史中，究竟有那些“共律”和基本特点呢？

在短篇小说的史前时代，古代东方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说古代东方是当时的中心、处于领先地位，实不为过。但欧洲文艺复兴却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真正伟大的转折，它对世界短篇小说的发展的影响，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在这个时期，先后不久，在意大利与英国，相继出现两部短篇小说的杰作，薄伽丘的《十日谈》（1348—1353）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它们生动活泼的人文主义内容与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开一代新风，构成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的开篇。而后，这个开篇又被16世纪法国纳瓦尔王后的故事集《七日谈》（1559）与西班牙塞万提斯的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1613）所补充、所加强，而谱写成了真正光辉的第一章。在接踵而来的17、18世纪，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的作家，又继续为世界短篇小说提供成熟的艺术经验。拉法那特夫人以文学史上少见的艺术早熟开心理小说的先河，伏尔泰等启蒙作家的短篇哲理小说则使寓言故事这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具有了崭新的生命。19世纪是欧美文学辉煌发展的世纪，也是世界短篇小说的主要实绩真正奠定了完成的时期，不仅欧洲大陆那

些杰出的作家、划时代的巨匠、大师在制作长篇巨著的同时，也献出了大量短篇小说的精品，而且，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的文学生力军也进入了这个创造的行列。到了20世纪，欧美的短篇小说更是呈现出了五光十色、丰富多采的繁荣局面。不可否认，从文艺复兴以后，欧美的短篇小说在整个世界短篇小说领域中，占有了巨大的比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当人们谈论世界短篇小说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往往较多地是指欧美的短篇小说而言。

与欧美短篇小说发展比较起来，东方已经丧失了史前时代的优势。印度、阿拉伯与日本的近代短篇小说到19世纪才初见端倪，而中国近代短篇小说，由于新文化运动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才出现了新局面。因此，如果说世界近代短篇小说也有中心的话，那就应该说主要是在欧洲大陆；而在欧洲大陆中，法国与英国无疑又是两个更占优势的小说大国。这就是世界近代短篇小说的地缘概况。这样一个地缘图，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也是任何意识形态所难以更改的。我们这个《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的篇幅分配，不能不反映这一客观的文学现实。

尽管世界短篇小说经历了光辉的历史，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但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把它的重要性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应该承认，短篇小说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部类，它只是叙述文学中的一个分支，而且在文学史上还不是叙述文学中最为重要的分支。在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历史中，曾经有过很多次文学思潮的起伏与更迭，有过很多种文学流派的竞争与撞击。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变化，往往都是以某种文学部类或文学形式为其搬演的舞台与场地，诗歌、戏剧、长篇小说，都曾是这种舞台与场地，而短篇小说则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际遇。在一定程度上，短篇小说往往被视为叙述文学中长篇小说的“老弟”，从事短篇小说写作似乎往往只是长篇小说作家一种“副业”。



不过，另一方面又应当看到，在所有的文学部类或文学形式中，短篇小说都居于更较便于兼容并蓄的地位。不论是以哪个文学部类为搬演的新思潮与新流派、新观念、新技巧，均可使短篇小说的创作深受其惠，这是因为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方便灵活的叙述文学形式，比诗歌、戏剧、长篇小说更能全方位地、有效地适应各种不同的艺术营养，正如小块的试验田可以进行任何农作物的种植，小白鼠可用于任何种科学的实验一样。因此，我们就能看到，世界短篇小说正是在世界文学整体的发展中不断精进的，文学史上各文学部类中发生的那些重要的思潮、主义、方法、流派，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再到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文学、存在主义、“新小说”等等，无不在世界短篇小说中有所表现，有所运用，可以说，世界短篇小说的文库是容纳了人类文学各类观念方法、流派风格、各种技艺经验的最为丰富的艺术宝库。在这里，任何的法门都有，任何的技艺都齐备，小说家可以自由采取任何一种方法，使用任何一套笔墨；在这里，任何文学种类所能表现的一切，作家皆无所不能加以描叙，大至广宇，小至显微，明至有形，暗至幽深；它既可以理所当然如叙述文学本份那样进行描述，或以显形的叙述上帝方式，或以隐形的叙述上帝方式，也可以如像戏剧文学那样进行对白搬演，还可以像散文一样散淡而有韵味，或者像诗一样浓烈并富于抒情。总之，时至今日，短篇小说就其功能已经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可了，“十八般兵器”均已齐备，就看各家功力之深厚，技艺之精良了。这就是世界短篇小说领域所已经显示出来的艺术功能状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个精品文库，是对小说艺术的一次总汇与展示。

对于短篇小说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说明，既篇幅规模问题。顾名思义，短篇小说的特点在于其“短”，然而，这“短”既简单又不简单。它的边缘是模糊的，其界线至今仍难确定；

它与其说是一个绝对的度量衡标准，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相对的尺寸，也就是说，短篇小说之“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有不同的。史前时代的小故事、小笑话，基本上都是较短的。《五卷书》中的故事，相当于今天的小短篇，《一千零一夜》很多则近乎今天的微型小说，至于《列那狐故事》就甚至比微型小说都要短了。当故事由讲与传诵发展为写与出版，由韵文发展为散文这一历史性变化已经完成以后，近代短篇小说就逐渐完全摆脱“讲”的痕迹，而愈来愈按“写”的规律行事，而“写”首先就要服从出版成书的目的，这样篇幅也就愈来愈长了。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第一批短篇小说在形式上还采取“讲故事”的形式，篇幅一般都比较短，此后几个世纪产生的短篇小说，按今天的规格来衡量，都已经达到了大短篇、小中篇的篇幅规模。近代第一篇心理小说《克莱芙王妃》，在当时的小说中完全要算是一个短篇小说；但在今天来看，却是近乎小长篇小说的大中篇小说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与长篇小说相对而言的短篇小说，在今天看来，也都是中篇小说的规模。

到了19世纪下半叶，事情有了某种变化，经常发表小说作品的文化消遣性报刊杂志的出现，客观上对短篇小说的规模起了某种程度的律定作用。从那时以后，短篇小说的篇幅，基本上就建立在适于报刊杂志发表的要求与小说作品相当充分的叙事规模之间的平衡上，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就是这种文化条件发展的典型结果。我们今天对短篇小说规模篇幅的概念与标准，就是由此而来；我们对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划分依据，也是由此而来。即使如此，在今天，短篇小说与中篇小说的边缘仍是不明确的，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只是相对的。

上面这一历史发展不容小视，它不仅使较严格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的篇幅有了大体的限定，而且促使短篇小说更成为一种特别

讲究精炼艺术的文学形式、一种必须以精品意识为至上的文学形式。任何文学形式都以精品艺术为追求的理念，短篇小说尤其如此。在长篇小说中，个别的败笔也许不至于妨碍一部作品在大体上成为杰作，但任何一小点平庸、芜杂、拖沓、画蛇添足，却足以毁了一个短篇小说。因此，从19世纪下半期以来，短篇小说艺术有了精益求精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美学范畴，它要求构设的精巧，描述的精彩，用词选句的精当，意趣的精妙。总之，短篇小说的创作艺术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品学问。莫泊桑、都德、契诃夫等，就是这门学问的大师。时至今日，世界短篇小说艺术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世界短篇小说的创作成果已经构成了一个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巨大的宝库。

我们这个《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的整体建构，正是基于以上的一些理解。我们从各国短篇小说的地缘实际出发，进行编选，不求各国篇幅的平均分配，力图使“文库”成为世界短篇小说精品的一张合理的分布图；我们从世界短篇小说的历史发展实际出发，从世界短篇小说篇幅规模的相对性出发，尽可能将各时代的代表作选入，并不求篇幅上的明确界定，力图使“文库”成为世界短篇小说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深感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真谛在于一个“精”字，在编选中不看作家名气的大小，不以题材是否重大、思想道德意义与意识形态属何性质为取舍标准，只以精品意识为上，唯艺术精品是选，力图使“文库”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艺术展览馆。

我们的编选是否达到了预定的意图、预期的目的？尚待读者的批评指点。

1995年4月16日

# 编 选 者 序

邴溥浩

阿拉伯国家地跨亚非、幅员辽阔。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了大小不等的十余个国家。但同文同种，对外界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宗教信仰的统一体——阿拉伯世界。

古代阿拉伯人祖居在阿拉伯半岛。很早以来，这里就产生过璀璨的文字——与沙漠游牧贝督因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诗歌。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随着军事扩张，数十年间，在伊斯兰教这面大纛下，阿拉伯人建立了东至中亚、阿姆河，西至北非、西班牙的阿拉伯大帝国。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参与下，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化曾经极度辉煌。在文学上，诗人、作家辈出，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诗歌和散文。像古代中国一样，古代阿拉伯也是一个诗歌的王国。而《一千零一夜》则是它奉献给世界文苑的一株永远放射着异彩的奇葩。

古代文明的式微，作为历史现象，已掩过了它的一页。然而，古代阿拉伯文化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近代阿拉伯文化复兴，它的蓄势待发，重新走向世界，也从未离开过它古代文明的激发和推动。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

阿拉伯各国相继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文学蓬勃发展，不仅作家如林，而且流派纷呈，令人目不暇接。他们中产生了马哈福兹这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现当代阿拉伯文学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文学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自身历史特点和外部环境影响不同，在文化和文学上，各阿拉伯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既有共性，也各具特色。从地域上，我们不妨把它分成四个地区或板块：一、埃及、苏丹、利比亚；二、西亚地区，包括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三、马格里布地区，包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四、海湾地区，包括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从文学上的重要性而言，我们只能重点论述埃及，对黎巴嫩、叙利亚等国作详略不等的一般介绍。

近代以前，阿拉伯国家还经历了一个共同历史时期，即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占领时期。公元1516—1517年，西亚阿拉伯国家和埃及陷入奥斯曼帝国之手。16世纪中叶，北非阿拉伯国家也先后为奥斯曼帝国占领（摩洛哥除外）。阿拉伯半岛诸国，也以不同方式受奥斯曼帝国统治。从此，长夜漫漫，阿拉伯国家经历了一个被称为“低沉时期”的历史阶段。18世纪，以拿破仑入侵埃及为标志，阿拉伯国家的近代史拉开序幕。以后，阿拉伯国家分别为英、法、意等西方殖民国家占领和统治。阿拉伯国家的近现代史，是在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反抗西方殖民占领的汹涌澎湃、如火如荼的民族觉醒和斗争洪流中展开的。从19世纪初叶起，阿拉伯国家开始了新的历史复兴。阿拉伯近现代文学也因此而产生、发展。

## 埃及

无论在思想、文化复兴运动中，还是在文学发展方面，埃及都处于领先地位，并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产生重大影响。1798年，拿

破仑入侵埃及。在埃及人民的顽强抵抗下，不久即撤离。拿破仑在埃及时，让埃及人参加议会，并赋予他们选举权。他还随军带来许多学者、技师、带来阿拉伯文印刷机，建立了学术机构并开办学校、出版报纸。这些都是为了法国殖民主义的利益和文化侵略的需要，但却震撼了长期昏睡的埃及社会。它促进了“埃及意识”的觉醒，使埃及人了解到了欧洲文明。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出任埃及总督，致力埃及复兴。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对埃及政治、经济和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时期印刷所和报纸的大量出现以及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复兴运动。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革。1871年，哲马伦丁号召宗教改革；卡塞姆·艾敏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穆斯塔法·卡米勒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以与欧洲抗衡。这些带有启蒙性质的活动，有力推动了埃及社会和阿拉伯民族意识的发展。19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埃及经济已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埃及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外国资本对埃及经济的控制，引起埃及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不满。1881年爆发了阿拉比革命。英国乘虚而入，在镇压了起义之后，于1882年占领埃及。从此埃及沦为英国殖民地。

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文化复兴，促进了埃及近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并深刻地反映在诗歌和散文中。19世纪前半期，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因袭传统的旧体诗。题材狭窄，内容平淡，注重雕饰、矫揉造作。19世纪下半叶，情况发生了变化。除了社会巨大变革的影响外，这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有力动因，是受到阿拉伯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由于印刷所的建立，长期被淹没的中世纪阿拉伯优秀文化遗产又重新问世。《卡里莱和笛木乃》、《玛卡梅故事》、《一千零一夜》、《吝人传》等散文作品以及大量的优秀诗歌相继出版。这些作品洗炼流畅的风格、高雅隽永的文字、尤其是

不务雕饰和骈韵的优美散文，不仅给僵滞保守的文学以猛烈冲击，而且使埃及人恢复了对自己语言、文字能力的自信心。由于与欧洲接触频繁，欧洲文学作品不断译介过来。莎士比亚、莫里哀、雨果、缪塞……的作品，以及诸如《三个火枪手》，《伊莎布王后》、《印度小屋》、《保罗和薇尔吉妮》、《阿达拉》等小说被译成阿拉伯文，启发了埃及诗人和作家的灵感。

19 世纪前半叶，埃及仍然通行土耳其语，民族语言阿拉伯语受到歧视，散文的发展受到束缚。19 世纪下半叶，散文有了较快发展，阿拉伯语政论文、演说词在一段时间里非常盛行。社会的深刻变革，需要有更能表现它的文学形式。这时出现了取材民族文化遗产和借鉴西方小说的早期散文文学作品。

穆罕默德·穆威利希于 1905—1906 年间借用古典“玛卡梅故事”的形式发表了长篇复合故事《伊萨·本·希萨姆谈话》，通过人物经历，暴露了当时埃及社会的种种弊端，如暴虐、欺诈、荒淫、贫穷、愚昧、道德堕落，本国官僚与外国人勾结作威作福等。作品采用讽刺、夸张手法，笔锋犀利，虽有时显得冗赘，但每篇都有很强的故事性，是最早的一部社会小说。革新派诗人哈菲兹于 1906 年发表的《塞蒂哈之夜》同样借用了古典“玛卡梅故事”形式。它通过说书人——一个“尼罗河之子”和蒙昧时代一位能预卜未来的祭司塞蒂哈在埃及社会的经历和夜间与不同人物的谈话，揭示了种种社会问题。

严格说，近代以前，小说这种形式对阿拉伯人还是陌生的。古代阿拉伯文学中虽然有优秀的散文作品，也有类似于今天小说的故事，但它们与现代小说还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不能否定古典小说的启发作用，但阿拉伯近现代小说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主要还是借鉴西方小说的结果。初期，作家们根据需要，对西方小说进行意译，或者借取西方小说题材和内容，编写成阿拉伯故事。最



早在短篇小说方面作艺术性尝试的是穆·鲁·曼法鲁蒂。20世纪初，他开始发表短篇小说，部分取材埃及现实社会，部分以法国小说为素材加以改写。他力图摆脱陈旧题材和传统写作风格，使作品与时代和现实紧密相联，着力表现因贫穷与无权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如《孤儿》描写一个寄养在叔父家的孤儿，与堂妹从小青梅竹马，长大后互相产生爱情。但终因他贫苦无依，被迫与堂妹分离。堂妹抑郁而亡，他也在贫病中死去。其作品描写细腻，文字典雅，饱含着悲愤的感情，读来感人至深。但有时叙事和抒发感慨多于情节本身，伤感的情调也过于浓重。他还意译过《为了王冠》、《西哈诺·德·贝尔日拉克》等法国小说。他的小说于1915年以《泪水集》为名结集出版。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短篇小说方面，而且也表现在诗歌、戏剧和长篇小说创作上。这些不同的文学形式，彼此影响，互相促进。有的小说家同时也是诗人，而有的诗人早期写诗，后转向小说创作，有的作家同时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这里要特别提到穆·侯·海卡尔于191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辛纳布》对埃及近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海卡尔出生在埃及农村，后到法国深造。《辛纳布》是他在法国期间写成的。它描写封建礼教给几对青年男女造成的悲剧。作品首次以艺术笔触展现了本世纪初埃及农村风貌，在结构处理、细节描写和人物刻画上都表现出高超技巧和现实主义倾向。其受西方小说影响是明显的。它标志着埃及艺术小说的正式诞生。

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的奠基人和先驱者是穆罕默德·台木尔。1917年他发表短篇小说《在列车上》，通过车厢中几个人物：地主、村长、宗教人士、普通教员、青年学生……对当时埃及面临的社会问题如普及教育、妇女解放，尤其对农民的不同态度，反映了社会变革中各种观点的尖锐对立。结构紧凑，文笔

流畅，环境描写和人物对话都很成功，反映时代精神有一定深度。他的反映阶级差异的《咖啡中的牛奶和灰尘中的牛奶》，对孤儿深为同情的《节日的哨音》等均是近代短篇小说中的佳作。他的短篇小说集《眼见集》于1923年出版。

英国殖民占领给埃及带来深重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及民族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要求独立的呼声更趋强烈，终于爆发了席卷全国的1919年大革命。1922年，英国一方面宣布埃及为享有合法主权的独立国家，一方面仍占领着它。1919年革命对埃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给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表现素材，现代文学揭开了新的篇章。

继穆·台木尔之后是两位兄弟作家。伊萨·奥贝德，他创作了两部短篇小说集《伊赫桑夫人》（1921）、《苏莱娅》（1922），舍哈泰·奥贝德，他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沉痛的教训》（1922）。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重大问题——妇女解放问题，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由自主、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无权地位、受封建礼教的无情压迫以及家庭内部的错综复杂关系。作品多以中产阶级家庭女性为主人公，表达了她们要求独立，从狭隘的家庭和依附地位解放出来，像男人一样成为社会主人的愿望。作品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但艺术上尚不够成熟。

1925年，一群青年作家以《黎明报》为纽带，组成了“新派团体”。他们主张打破旧传统，建立新观念，在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进行革新。他们在鉴取英法文学的同时，也开始鉴取俄国文学，并致力于创作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作品。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重要作家，如塔希尔·拉辛、叶海亚·哈基、马哈姆德·台木尔、塔哈·侯赛因等。

塔希尔·拉辛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人们的幽默》（1926）、《据传说……》（1928）、《飞走的面纱》（1940）。作品多表现社会上的